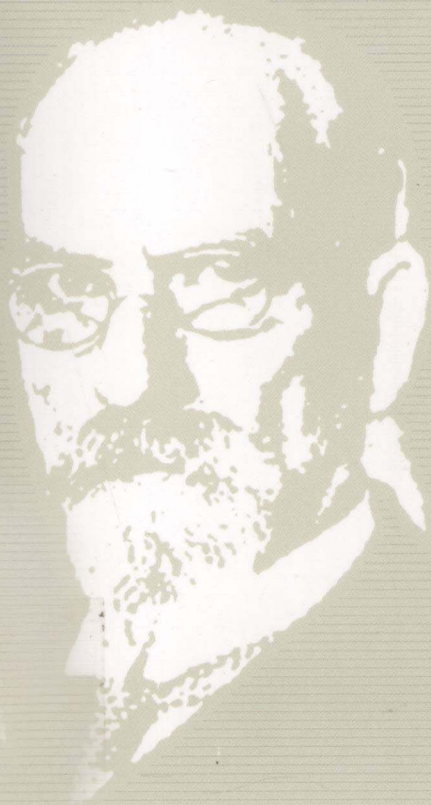


理解胡塞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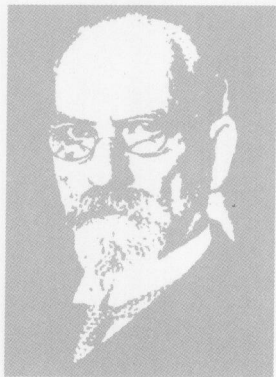
从自然主义批判
到先验现象学

任 军◎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理解与诠释 胡塞尔



从自然主义批判
到先验现象学

任 军◎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理解胡塞尔：从自然主义批判到先验现象学/任军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9
ISBN 978-7-5004-9073-9

I. ①理… II. ①任… III. ①胡塞尔, E. (1859~
1938) —现象学—研究 IV. ①B516.52②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0368 号

特约编辑 刘殿利等
责任编辑 陈彪
责任校对 刘娟
封面设计 张建军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9.875 插页 2
字数 210 千字
定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提要

本书的目的是为胡塞尔现象学提供一种理解方式。本书试图通过从历史和逻辑的双重维度阐释胡塞尔现象学的自然主义批判思想，并对生活世界的基本问题以及先验现象学的基本意义和任务进行分析和讨论。

责任编辑：陈 彪

封面设计：张建军

浙江省 2005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常规性课题

《科学危机与生活世界》成果

宁夏大学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目 录

引言	(1)
第一节 科学的观念和科学的危机	(1)
第二节 本书的研究方法	(12)
第一章 从自然主义批判进入先验现象学的道路	(23)
第一节 现象学的进路:耿宁和卡尔的观点	(24)
第二节 实证科学批判的进路	(28)
第三节 历史进路	(43)
第四节 笛卡尔式的进路	(52)
第二章 自然主义的形成与传承	(61)
第一节 在先被给予伽利略的几何学传统	(64)
第二节 伽利略对自然的几何化和物理学的起源	(73)
第三节 笛卡尔的数学方法和二元论	(86)
第四节 经验主义的回应和康德先验论的转向	(97)
第三章 自然主义的问题及其现象学分析	(109)
第一节 现象的转变和方法的转变	(111)

第二节	意义的抽空和现象学的含义理论·····	(119)
第三节	逻辑背谬和本体论的颠倒·····	(128)
第四节	“内在一超越”问题与认识之谜·····	(139)
第四章	从生活世界到先验现象学·····	(148)
第一节	对客观科学的悬搁·····	(149)
第二节	生活世界的问题和危机的起源·····	(162)
第三节	自然态度、反思态度和先验悬搁·····	(174)
第四节	先验现象学的意义和任务·····	(181)
结语	·····	(191)
附录一	胡塞尔现象学的两种自然态度之悬搁·····	(202)
附录二	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历史进路及其意义·····	(217)
附录三	胡塞尔现象学与自然主义批判·····	(230)
附录四	胡塞尔现象学作为历史哲学的意义·····	(246)
附录五	作为科学基础理论的胡塞尔现象学思想·····	(264)
附录六	作为自然科学之基础的胡塞尔现象学·····	(283)
参考文献	·····	(301)
后记	·····	(312)

引言

第一节 科学的观念和科学的危机

胡塞尔毕生致力于建立一门严格科学意义上的哲学。^①首先可以明确的是，“胡塞尔是通过实证科学发现通往哲学之路的”^②。而这又同其个人经历中的科学背景直接相关。^③

① 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359 页。以下只注明作者、文献名和页码。

② E. Ströker, *The Husserlian Foundations of Science*, Dordrecht/Boston/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7, p. 169. 以下只注明作者、文献名和页码。

③ 由于胡塞尔所处的时代背景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多，此处不再赘述。参见 [美] 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以下只注明作者、文献名和页码）；靳希平：《十九世纪德国非主流哲学——现象学史前史札记》，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赵修义、童世骏：《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Fritz-Joachim von Rintelen, *Contemporary German Philosophy and Its Background*, Bonn: Bouvier Verlag Herbert Grundmann, 1973; T. E. Willey, *Back to Kant: The Revival of Kantianism in German Social and Historical Thought, 1860—1914*,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等。

胡塞尔在中学阶段（1869—1876年）就展示了在数学上的才能和对天文学的兴趣。在莱比锡大学期间（1876—1878年），他学习过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在柏林大学期间（1878—1881年），他曾师从数学家克罗奈克和魏尔斯特拉斯等人。他后来认为自己准备在哲学领域中作出魏尔斯特拉斯在数学领域中那样的成就。1883年，胡塞尔以《变数计算理论的论文集》在维也纳大学取得数学博士学位。在跟随布伦塔诺学习期间（1884—1886年），布伦塔诺对德国观念论中思辨风格的厌恶以及对休谟、贝克莱和孔德的欣赏，都对胡塞尔产生了影响。在这一时期，胡塞尔对马赫、阿维纳留斯以及布伦塔诺的学生施通普夫、埃伦费尔斯和马蒂的工作有着浓厚的兴趣。同时，胡塞尔和马赫协会及其后的维也纳小组的成员一样，是在一种对实证科学成就的景仰中接受哲学熏陶的。1887年，胡塞尔于哈勒大学在施通普夫的指导下完成教授资格论文《论数字概念：心理分析》。在哈勒大学任私人讲师期间（1887—1901年），胡塞尔继续研究数学和逻辑的基础学问题，除了和他的教授资格论文审查人之一的康托尔保持密切联系之外，他也是当时少数几个回应弗雷格的算术基础问题的德国哲学家之一。在当时的数学中心之一——哥廷根大学任教授期间（1901—1916年），他同希尔伯特^①及其助手

① 胡塞尔在其著作中直接提到希尔伯特数学成就的地方有：〔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I）》，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页；Husserl, *Formal and Transcendental Logic*, D. Cairns, trans. The Hague: Nijhoff, 1969, pp. 96—97. 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德〕胡塞尔著，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9—60页）中也间接提到了希尔伯特的贡献。以上著作在以下只注明作者、文献名和页码。

柯朗、克莱因等人都认为数学是普遍形式的公理化规范科学。胡塞尔同时也对其他科学家，如数学家布劳威尔、物理学家韦尔非常熟悉。科学史学大师柯瓦雷是他在这个时期的学生之一。^① 在弗莱堡任职期间（1916—1928年），他的研究班中有逻辑学家卡尔纳普和涅尔。在退休之后（1928—1938年），他依然在进行逻辑基础的考察和对近代科学的反思。^②

“科学”（Wissenschaft）一词在德语中完整地保留了“认识”（Wissen）这层含义，胡塞尔也是在这种传统中来理解科学的，这个词语实际上与古希腊意义上和 *dóxa* 相对的 *epistémē* 有着相近的含义。就此而言，“科学”一词对于胡塞尔来说具有哲学与具体的事实科学双重层面的含义。

首先，在哲学层面上，他认为“就哲学的观念而言，哲学对我来说是最普全的并且在彻底意义上的‘严格’科学。作为这样一种科学，哲学是源自最终论证的科学，或

① Alexander Koyré，也译作柯依列。见刘兵在《伽利略研究》中“关于作者译名的说明”部分（〔法〕柯依列：《伽利略研究》，李艳平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以下只注明作者、文献名和页码）。

② 以上综合自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三联书店1994年版（绪论部分）；倪梁康编《胡塞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上册“编者引论”部分和下册“胡塞尔生平、著作、活动教学活动资料”部分）；李鹏程：《胡塞尔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一章）；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导言以及第一编第一章）；R. Bernet, I. Kern, E. Marbach, *An Introduction to Husserlian Phenomenology*,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3（导言部分）；D. Zahavi, *Husserl's Phenomenolog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导言部分）。以上著作在以下只注明作者、文献名和页码。

者可以说,源自最终自身负责的科学”^①。严格科学意义上的哲学“可以满足最高的理论需求,并且在伦理—宗教方面可以使一种受纯粹理性规范支配的生活成为可能”^②。倪梁康先生认为,这种哲学观可以在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向最终论证、最终奠基的回溯,即被理解为向认识主体的“意义给予”之成就的回溯,这种回溯是直接进行的和自身负责的,任何间接的中介都必须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在获得了经过最终论证的真理之后,哲学的任务还在于将这种真理付诸实践,并且根据这种真理而承担其主体性的责任与义务,这也是一门哲学伦理学和价值论的中心任务。^③施特洛克认为,胡塞尔的严格科学的概念可以在四个方面予以界定:1. 确定的现象学方法,这种方法是描述性的,并在还原中获得一种特殊的明察,也就是本质地明察到世界的被给予性样式,以及获得先验的态度;2. “无预设”也就是“无前提性”的要求;3. 获得“绝对”知识的要求;4. 为知识奠基的要求,在现象学基础上,所有的具体知识和所有的科学知识都能够建立起来。^④而作为这种严格科学的哲学,在现象学之前“尚未开始”^⑤。

① Husserl, *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Second Book: Studies in the Phenomenology of Constitution*, R. Rojcewicz, A. Schuwer, trans. Dordrecht: Kluwer. 1989, p. 406. 以下只注明作者、文献名和页码。

② [德]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页。以下只注明作者、文献名和页码。

③ 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第358—359页。

④ E. Ströker, *The Husserlian Foundations of Science*, p. 32.

⑤ 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第2页。

其次，在具体科学的层面上，科学包括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两个方面。胡塞尔对自然与精神以及与此相对应的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进行了区分。“精神”在胡塞尔这里是指一种通过意识活动而被构造的意向相关项：“精神世界”。在“精神生活”中起作用的最基本规律是“动机引发”。精神科学作为人格科学，产生于人格对其本身生活的理论兴趣中，这门科学的前提是本质人类学。从经验归纳的角度来看，在人格主义观点中被经验到的东西构成了精神科学家的对象领域，同时，精神科学家将所有在人格主义观点中经验到的东西作为一种理论兴趣的对象。也就是说，精神科学根据人格主义的观点，始终将最宽泛意义上的历史之物作为自己的课题。^①精神科学在“所有特殊的和一般的科学中，在人的精神的存在中，因此在人的历史性视域中考察人”^②。与自然科学相比较而言，精神科学居于较为优先的地位：“与对自然的深入相比，向普遍精神生活的深入甚至为哲学家提供了一个更原初，因此也就更基本的研究材料。”^③而我们可以通过最内在的“追复生

① 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第46、117—118、185、273、331—332页。

②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16页。对于“transzendente”一词的翻译问题，参见王炳文（《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译后记，第662—664页）、倪梁康〔《TRANSCENDENTAL：含义与中译》，《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3期，第72—77页〕、孙周兴〔《超越·先验·超验——海德格尔与形而上学问题》（<http://www.cnphenomenology.com/0505104.htm>）〕和邓晓芒（《关于现象学文献翻译的思考》，《学术月刊》2007年第9期，第37—44页）等先生的相关讨论。本书沿用“先验（的）”这一传统译法。

③ 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第53页。

活”而“追复感受”到那些制约着精神生活的动机。在这里，胡塞尔对精神科学的研究方法作出了回答：精神科学不可能采用自然主义和实证科学探寻因果律的方法进行研究，而只能通过“追复”，也就是通过对精神和观念的动机进行反思的方式来研究，否则精神科学将遭遇到将“一切评价的态度，一切有关作为主题的人性的，以及人的文化构成物的理性与非理性的问题全部排除掉”的危机。^①运用实证科学的方式去“‘理解’人类的精神生活，这肯定是一件伟大而美妙的事情。但很可惜，即使是这种理解也不能够对我们有所帮助，也不允许被混同于那种为我们揭示着世界和生活之谜的哲学理解”^②。精神科学的首要任务就在于消除自然主义的预设。当然，胡塞尔也不会认为通过这样一个对自然主义态度的“悬搁”就可以得到真正的纯粹观念，而至多只能和其他事实科学一样获得一种经验和事实的一致性。

相比较精神科学而言^③，胡塞尔显然对自然科学方面的考察付出了更多的精力。从《逻辑研究》到《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以下简称《危机》），胡塞尔在其主要著作中都对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事实科学进行了大量的探讨^④。从这个方向而言，现象学是对自然科学意义

①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16页。

② 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第63页。

③ 有关现象学与精神科学关系的研究，参见J. D. Videla, *The Human Science and The Crisis of Epistemology: The Road to Heidegger's Critique of Modern Science*, New York: New School University, 2000.

④ 本书在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科学观进行研究时，一般也是针对这个意义上的科学而言。

上的科学进行批判的理论和方法，科学由此也可以划分为精确的自然科学和严格的现象学科学，二者的关键区别在于：前者是对经验的理想化，而后者则以观念化为其方法特征。以数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是“精确的理想科学”，它们的方法标志在于“精确化”和“理想化”。与这些科学相对应的是先验现象学，它的方法标志在于“严格性”和“描述性”^①。在对自然科学保持足够的尊敬的同时，胡塞尔从不高估具体科学的成就，更不会将自然科学视为所有知识形式的典范，或者将其视为阐明真理的唯一手段。科学知识只是众多知识形式中的一种，只是知识的某种样式。胡塞尔对自然科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的目的不是去反对自然科学本身，而是要使这种科学具有更加充分和自觉的理性，并将作为第一哲学的纯粹现象学科学从意识形态化的科学主义中分离开来^②。

胡塞尔十分清楚当时德国哲学界的中心问题之一是精神科学（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之争。对于胡塞尔而言，这场争论解决的途径就在于澄清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的观念，并同对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关系予以误解的自然主

① 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第158、442、517页。

② 关于“科学主义”的定义，索瑞尔认为“科学主义是这样一种信仰：即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是人类知识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之所以是最有价值的一部分，是因为它是最有权威的、最认真的或对人类最有好处的”（T. Sorell, *Scientism, philosophy and the Infatuation with Science*, U. S. A. and Canada: Routledge, 1991. 转引自刘杰《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及其现象学的超越》，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页。以下只注明作者、文献名和页码）。另参见黄小寒《“自然之书解读”——科学诠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7页。

义相对抗。现象学不仅要弥合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之间的分裂,而且要弥合日常生活经验与事实科学的知识专断之间的分裂。新的现象学科学的目标是以一种彻底的无前提性来明察各个学科的真正性质,并由此为具体的事实科学进行奠基。当然,胡塞尔现象学以其目标和成就而言,“并不仅仅被限定于这样一个基础的作用上。因为它的目标是对知识的现象学澄清,以及在整体上对理性知识进行批判的阐明和现象学的奠基”^①。

胡塞尔认为,要区分科学知识的体系与获得科学知识的认识行为。在对心理主义和自然主义进行批判的过程中,他强调了这两个领域的区别,同时也阐述了两者的内在联系。一种完整的科学必须能够说明认识的行为是如何把握住它们的理论对象的。胡塞尔的目标是获得一种得到充分奠基的主体性的客观科学,这种科学将在其自身中认识到主体性的意义构造功能以及被构造出的意义的客观性。和那些否认第一人称经验价值的自然主义者不同,胡塞尔认为真正的客观性不但不排除主体性,而是恰恰相反,真正的客观性要在主体性中才可以得到最终的说明。这种科学的目的之一是在现象学科学中为所有的科学知识提供奠基作用,同时保证自身不会陷入自然主义、经验主义、客体主义、科学主义、心理主义、历史主义中去,因为这些理论最后都将归于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

胡塞尔终生都对自然科学的成就予以很高的评价:“当实际的自然科学在说话时,我们是乐于倾听并甘当学

① E. Ströker, *The Husserlian Foundations of Science*, p. 169.

生的。”^①事实上自近代科学革命以来，自然科学确实取得了自身意义上的成功。所以，所谓“欧洲科学的危机”对于很多人特别是对于科学家来说是陌生的。胡塞尔承认具体的事实科学具有“持久的令人信服的成功的自明性”^②，所以，在具体科学的成功之外，还需要找到另外一个方向去探寻其危机。胡塞尔界定科学危机的理由是：科学的理性观念开始转变为科学的事实研究，科学的事业就是建立事实，事实就是具体实证科学的客观真理。问题是，仅仅告诉人们世界在事实上是怎样的，并不是对人的根本问题的有效回应。作为精神存在物，我们不仅要知道世界在事实上是怎样的，还要知道这些事实意味着什么。我们不仅要知道生活的事实，还要知道生活的意义；不仅要知道历史的事实，还要知道历史的意义何在。这里所问的是对每一个人有效的终极问题。我们在发问，但是实证科学在沉默。胡塞尔认为，实证科学非但无法回答这些问题，而且从根本上说，实证科学也无法提出这些问题，这就意味着它失去了对生活的意义。它无法对作为精神存在物的人的境况发挥作用，正是在这里隐藏着科学的危机。

但是这种危机还预示着更深的危机：理性自身的危机和主体性的危机。作为知识体系和实践形式的科学是一种理性的表达，所以当真正哲学意义上的科学被限定为具体的实证科学的时候，真正理性的范围就被限制在建立事实

①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I）》，第27页。

②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14页。

的实践中，而理性也因此被肤浅化，并“陷入‘自然主义’和‘客体主义’”^①。但是，真正的科学理性要越出科学的实践，越出事实的领域。具体的实证科学排斥了“形而上学”的问题，但是也同时排斥了“理性——处于其全部特殊形态中的理性——的问题”^②。实证科学在理性的问题面前保持沉默，这本身就指向了理性的危机，因而也指向了对存在意义进行探寻的主体性危机。所以，胡塞尔遇到了两个问题：第一，哲学没有成为科学；第二，具体科学自身同普遍知识的理性观念脱离开来。胡塞尔和康德一样认为哲学还无法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并在不同的体系、争论和混乱中陷入困境，而这继而会导致道德退化和文化衰落^③，因为哲学作为最终论证真理的同时，也是伦理学和价值论的基础。胡塞尔在其一生中反复提到传统形而上学的步步败退和实证科学的一路凯歌，对于这种失败，胡塞尔的回答也是在康德的意义上来做出的：理性的基础没有得到澄清，理性依然需要进行批判。

胡塞尔非常清楚作为普遍哲学的科学观念在近代是如何瓦解的：实证科学对新方法的应用带来了实证科学的成功，但这并非真正的科学即哲学的成功。形而上学的失败，导致了对理性本身的信念的丧失。虚无主义者无条件地接受了理性信念的缺失，他们认为，理性没有能力完成它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普遍哲学的观念只是一种无病呻

①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404页。

② 同上书，第19页。

③ 同上书，第27—28页。